

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

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

子 孙子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

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

商君书 慎子

尹文子 公孙龙子

人物志

论衡 盐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

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

子 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南齊書

慎子

尹文子

谷孫文子

人物志

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

商君书 慎子 尹文子
公孙龙子 人物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本册书目

商君书 (1)

慎子 (93)

尹文子 (117)

公孙龙子 (147)

人物志 (167)

商君书

战国·商鞅

目 录

第一卷

- 更法第一 (5)
- 垦令第二 (7)
- 农战第三 (12)
- 去强第四 (19)

第二卷

- 说民第五 (24)
- 算地第六 (29)
- 开塞第七 (35)

第三卷

- 壹言第八 (40)
- 错法第九 (43)
- 战法第十 (46)
- 立本第十一 (47)
- 兵守第十二 (48)
- 靳令第十三 (50)
- 修权第十四 (54)

第四卷

- 徕民第十五 (56)
- 刑约第十六 (原文亡) (61)
- 赏刑第十七 (61)
- 画策第十八 (65)

第五卷

- 境内第十九 (71)
- 弱民第二十 (74)
- 御盗第二十一 (原文亡) (78)
- 外内第二十二 (79)
- 君臣第二十三 (80)

禁使第二十四	(83)
慎法第二十五	(85)
定分第二十六	(88)

更法第一

孝公平画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。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

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明主长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

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。’君亟定变法之处，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负于世；有独知之处者，必见骜于民。语曰：‘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’郭偃之法曰：‘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法者所以爱民也，礼者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”

甘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：‘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

秦孝公评议计划治国的方略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侍候在孝公左右。他们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，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，寻求役使民众的方法。

秦孝公说：“替代先君立为国君后不忘记国家社稷，是作为君主的道德准则；推行法治而努力彰明君主的权威，是作为臣子的行为准则。如今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，变更礼制来教化百姓，但却又怕天下的人要议论我。”

公孙鞅说：“我听说过：‘犹豫不决的行动难以有什么成就，迟疑不定的行事难以有什么功效。’请国君赶快拿定变法的主意，不要去顾忌天下人议论您啊。况且具有不同常人行为的圣人，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；具有独特见识的谋士，肯定会被民众所嘲笑。俗话说：‘愚昧的人对于既成的事实都还不明白，聪明的人对于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情就已经观察到了。难以和民众谋划事业的开端，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。’郭偃的法书说：‘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去与世俗附和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。’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，礼制是用来方便办事的。所以圣人治国，要是可以用来使国家强盛，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；如果可以用来使人民得到好处，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。”

孝公说：“好！”

甘龙说：“不对。我听说过：‘圣人不去改变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，智者不去改变

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功成；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，不循秦国之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孰察之。’

公孙鞅曰：“子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。此两者，所以居官而守法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，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。”

杜摯曰：“臣闻之：‘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。’臣闻：‘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’君其图之！”

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伏羲、神农，教而不诛。黄帝、尧、舜，诛而不怒。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、法以时而定；制、令各顺其宜；兵甲器备，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脩古而兴；

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。’顺着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，不费辛劳而功业就能完成；根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，官吏既熟悉而民众又安宁。如今要是改变法度，不遵循秦国的旧法，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人民，我担心天下的人会议论国君，希望国君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情况。”

公孙鞅说：“您所说的，是世俗的言论。平庸的人安守旧的习惯，学问们拘泥于他们的见闻。这两种人，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法制，而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制以外的事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不同，但都可以称王天下；春秋五霸的法制不同，也都能称霸诸侯。所以聪明的人创制法度，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制约；有德才的人改变礼制，而没有德才的人只能被礼制束缚。被礼制束缚的人，不值得和他们商议政事；受法度制约的人，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变法。国君不要疑惑不定了。”

杜摯说：“我听说过：‘没有百倍的利益，就不改变法度；没有十倍的功效，就不更换工具。’我还听说过：‘效法古代的法制不会有过错，遵循古代的礼制不会有偏差。’国君还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此事啊！”

公孙鞅说：“以前的朝代政教都不一样，该效法哪一代的古法？过去的帝王不相因袭，该遵循谁的礼制？伏羲、神农，施行教化而不加诛杀。黄帝、尧、舜，施行诛杀而不过分。等到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时候，他们各自针对时势而建立法度，根据社会情况而制定礼制。礼制、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；制度、命令要各自顺应它们的相关事宜；兵器、铠甲、器具、设备，都要有利于其使用。我所以说：治理社会不必采取同一种方法，为

殷、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！吾闻穷巷多怪，曲学多辩。愚者之笑，智者哀焉；狂夫之乐，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，寡人不之疑矣。”于是遂出垦草令。

国家谋利益不一定效法古代。商汤、周武王的称王，正是因为他们不遵循古法而兴盛的；商朝、夏朝的覆灭，正是因为商纣、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。这样看来，那么违反古代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要否定，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赞扬肯定。请国君不要再疑惑不定了。”

孝公说：“好！我听说，偏僻里巷中的人们经常少见多怪，一知半解的学者常常发生争辩。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，聪明的人为它悲哀；狂妄之徒所欢乐的事，贤能的人为它忧伤。（甘龙、杜挚等）拘泥于世俗看法来议论，我不再由于他们的说法而疑惑不定了。”所以就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。

垦令第二

无宿治，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。而百官之情不相稽，则农有余日；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，则农不败。农不败而有余日，则草必垦矣。

管粟而税，则上壹而民平。上壹，则信；信，则臣不敢为邪。民平，则慎；慎，则难变。上信而官不敢为邪，民慎而难变，则下不非上，中不苦官。下不非上，中不苦官，则壮民疾农不变。壮民疾农不

不准官吏积压当天的政务，那么就算本性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了。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，这样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；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。农民不受损害而又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，那么荒地就肯定能够开垦了。

根据粮食产量来收取土地税，这样君主的地税制度就可以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。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，就有了信用；有了信用，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。农民的负担公平，就能够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；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，就难以轻意改行。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，农民

变，则少民学之不休。少民学之不休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以外权爵任与官，则民不贵学问，又不贱农。民不贵学，则愚；愚，则无外交；无外交，则国安不殆。民不贱农，则勉农而不偷。国安不殆，勉农而不偷，则草必垦矣。

禄厚而税多，食口众者，败农者也。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。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。民无所于食，则必农；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使商无得余，农无得粟。农无得粟，则窳惰之农勉疾。商不得余，则多岁不加乐；多岁不加乐，则饥岁无裕利。无裕利，则商怯；商怯，则欲农。窳惰之农勉疾，商欲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声服无通于百县，则民行作不顾，休后不听。休后不

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，这样民众就不会觉得君主不对，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。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，心中也不怨恨官吏，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。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，那么年轻人就可以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。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要由于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、授官职，这样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，也不会轻视农业。民众不重视学问，就会愚昧无知；愚昧无知，就不会和外国交往；民众不和外国交往，那么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。民众不轻视农业，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。国家安全而没有危险，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，这样荒地就一定可以开垦了。

达官贵族的俸禄高而收税多，吃闲饭的人口众多，这是败坏农业的事。因此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量来征收赋税，并加重他们的徭役。这样，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，所以那些邪恶不正、整日游荡、到处游说、好吃懒做的人就找不到什么地方能混饭吃。这些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，就肯定会去务农；这些人都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使商人不得卖粮，使农民不得买粮。农民不得买粮，这样懒惰的农民就能够勤奋耕作。商人不得卖粮，那么在丰收年景就难以靠卖粮而更加享乐，在荒年也缺乏厚利可得。没有厚利可得，那么商人就害怕了；商人害怕经商，就想去务农。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，商人想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可以开垦了。

靡靡之音、奇装异服不允许流行到各县去，这样农民出外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，

听，则气不淫；行作不顾，则意必壹。意壹而气不淫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得取庸，则大夫家长不建缮，爱子不惰食，情民不窳，而庸民无所于食，是必农。大夫家长不建缮，则农事不伤。爱子、情民不窳，则故田不荒。农事不伤，农民益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废逆旅，则奸伪、躁心、私交、疑农之民不行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壹山泽，则恶农、慢情、倍欲之民无所于食。无所于食，则必农。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，令十倍其朴，然则商贾少，农不能喜酣爽，大臣不为荒饱。商贾少，则上不费粟。民不能喜酣爽，则农不慢。大臣不荒，则国事不稽，主无过举。上不费粟，民不慢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。在家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，这样精神就不会涣散；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，那么心意肯定会专一。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涣散，这样荒地就肯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允许雇取佣工，那么大夫家长就难以建造修缮房屋，他们溺爱的子女就难以不劳动而光吃闲饭，懒汉也不能再偷懒，而佣工也就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混饭吃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。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缮房屋，这样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。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，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。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，农民更加努力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废除旅馆，这样奸邪诡诈、不安心本职、私下勾结、迷惑农民的人就难以外出旅行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。这些人都去务农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，那么厌恶农耕、懈怠懒惰、加倍贪婪的人就找不到地方混饭吃了。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，就一定会去务农。这些人去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提高酒、肉的价格，加重其税收，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倍，这样一来，那么卖酒、肉的商人就会减少，农民也就难以再嗜酒畅饮，大臣也就不会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。商人减少了，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。农民不能嗜酒畅饮，这样从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懈怠。大臣不荒废政事，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拖延积压，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。国家不浪费粮食，农民不放松务农，那么荒

重刑而连其罪，则褊急之民不斗，很刚之民不讼，怠惰之民不游，费资之民不作，巧谀、恶心之民无变也。五民者不生于境内，则草必垦矣。

使民无得擅徙，则诛愚。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。愚心、躁欲之民壹意，则农民必静。农静、诛愚，则草必垦矣。

均出余子之使令，以世使之，又高其解舍，令有甬官食，概。不可以辟役，而大官未可必得也，则余子不游事人，则必农。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国之大臣诸大夫，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，皆无得为，无得居游于百县，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见方，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，而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，不好学问，则务疾农。知农不离其故事，则草必垦矣。

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加重刑罚，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和罪人一起受到惩处，这样心胸狭隘、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，凶暴蛮横、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，懈怠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，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，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居心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耍花招了。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使民众不得擅自迁徙，这样他们就会愚昧无知。民众愚昧无知而安土重迁，所以蛊惑农民的人就难以施展其伎俩而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，那就必定会去务农。愚昧无知、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，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。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颁布嫡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和平民一样也要负担徭役的法令，按照辈份使他们服役，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，使他们从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，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准。因为不可能逃避徭役，而大官还不一定能当得上，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，那么就一定会去务农。这些人都务农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，对于见多识广、能言善辩而施展智巧、外出周游而寄居他乡的事情，都不准许做，尤其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活动，这样农民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、见到儒家学说。农民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、见到儒家学说，那么聪明的农民就找不到门径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，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愚昧无知，不会爱好学问。愚蠢的农民愚昧无知，不爱好学问，

那就会致力于勤奋耕作。愚蠢的农民致力于勤奋耕作，聪明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允许有女子；又命令其中的商人，让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铠甲兵器，使他们时刻留以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；又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允许有私下运输粮食的人。这样一来，那么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場所，偷运粮食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，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。偷运粮食的人找不到地方出售，输送军粮的人一律由公家派遣，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活动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，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遵循同一法度，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，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，因为犯了错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。官吏的错误行为不能隐瞒，这样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。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，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，那么从属官员就能够减少而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。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奔走逃避他们；农民不四出奔走，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。从属官员减少了，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。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，这样务农的时间就会增多。务农的时间多了，征收的赋税不多，农业不遭到破坏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。

加重关口、集市上的商品税，这样农民就不愿意经商，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。农民不想经商，商人顾虑重重而懒得经商。

令军市无有女子；而命其商，令人自给甲兵，使视军兴；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。则奸谋无所于伏，盗输粮者不私输，轻情之民不游军市。盗粮者无所售，送粮者不私，轻情之民不游军市，则农民不淫，国粟不劳，则草必垦矣。

百县之治一形，则从迁者不敢更其制，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。过举不匿，则官无邪人。迁者不饰，代者不更，则官属少而民不劳。官无邪，则民不教；民不教，则业不败。官属少，征不烦。民不劳，则农多日。农多日，征不烦，业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重关市之赋，则农恶商，商有疑情之心。农恶商，商疑情，则草必垦矣。

以商之口数使商，令之厮、舆、徒、重者必当名，则农逸而商劳。农逸，则良田不荒；商劳，则去来赏送之礼，无通于百县。则农民不饥，行不饰。农民不饥，行不饰，则公作必疾，而私作不荒，则农事必胜。农事必胜，则草必垦矣。

令送粮无取馐，无得反庸，车牛舆重设必当名。然则往速来疾，则业不败农。业不败农，则草必垦矣。

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餉食之，则奸民无主。奸民无主，则为奸不勉。为奸不勉，则奸民无朴。奸民无朴，则农民不败。农民不败，则草必垦矣。

根据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，使他们家中劈柴的、赶车的、服役的、当僮仆的种种仆佣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，并按照名册应役，这样农民就安闲，而商人就劳苦。农民安逸，因而良田就不会荒芜；商人劳苦，因而那些往来赠送的礼物，就不会运到各县。这样的话，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，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套。农民不忍饥挨饿，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，那么他们对于公家的工作就一定能够积极从事，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，这样，农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够优先搞好。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够优先搞好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规定运送粮食时不允许采取雇用别人车子的办法，运送粮食的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，车子、拉车的牛、所载粮食的重量在实际服役时必须和注册时的登记一样。这样的话，那么送粮的车子就去得迅速来得快，那么这送粮的工作就难以妨害农业生产。送粮的工作不妨害农业生产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不允许为罪人向官吏请托说情而送饭给他们吃，这样邪恶的人就没有了主子。邪恶的人没有了主子，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。为非作歹得不到鼓励，是由于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。邪恶的人没有依靠，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。农民不受到损害，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农战第三

爵也；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。今民求官爵，皆不以农战，而以巧言虚道，此谓劳民。劳民者，其国必无力；无力者，其国必削。

善为国者，其教民也，皆作壹而得官爵，是故不官无爵。国去言，则民朴；民朴，则不淫。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，则作壹；作壹，则民不偷营；民不偷营，则多力；多力，则国强。今境内之民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是故豪杰皆可变业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上可以得显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具备，国之危也。民以此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善为国者，仓廩虽满，不偷于农；国大、民众，不淫于言；则民朴壹。民朴壹，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。不可巧取，则奸不生。奸不生，则主不惑。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，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，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。是

位；国家赖以兴盛的，是农耕和作战。如今民众取得官职爵位，都不是因为农耕和作战，而是靠巧妙的谈说和空洞的说教，这就只能称为慰劳民众，而不能称为兴国。只是去慰劳民众的君主，他的国家肯定没有实力；没有实力的君主，他的国家必然会削弱。

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他教育民众都专心从事农战来获取官职和爵位，因此不专心从事农战，就不能做官、没有爵位。国家清除空谈，这样民众就朴实；民众朴实，就不会放荡。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只从从事农战这一个口子发放出来，那就会专心从事农战了；民众专心从事农战，那就不可能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了；民众不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，那么国家就实力雄厚；实力雄厚，因而国家就强大。如今国境内的民众都说：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，而官职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。”因此那些才干出众的人都愿意改行，而致力于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追随外国势力，这样，弄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赫的地位，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；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，搞手工业，都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耕和作战。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具备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对于民众，君主用前面这两种人的行为作为教育的内容，他的国家就肯定会削弱。

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粮仓即使满满的，对农业也不放松；尽管国家大、人口多，对空谈也不放任；因而，民众就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了。民众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，是由于官职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。官职、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，那么奸诈的人就不会产生。奸诈的人不产生，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迷惑了。如今国内的民众以